

纪念远征军入缅作战
七十周年

入缅英雄血战野人山

——中国远征军海南籍老兵骆书猷口述亲身经历

文字整理 | 吴坤仁

骆书猷：生于1915年，海南琼山府城绣衣坊人，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生，军校用名骆鸿武。军校受训毕业后分至陆军第5军新编22师65团，曾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附等职，先后转战广西、云南、湖南、缅甸、印度等地。1945年8月15日，随部队空运回国参加日敌降伏仪式。1948年秋在东北辽西地区随部队投诚，后被编入东北军区解放第四团学习。1950年学习期满后，经批准回乡转业谋生。1952年后在海口商业系统工作。骆书猷参加远征军时多次负伤，并留下严重腿疾，1998年去世后，亲属在其骨灰中发现了几块弹片和一枚子弹头。



海南籍中国远征军老兵骆书猷。

7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书写了抗战史上最惨烈悲壮的一页。缅甸野人山上数万中国远征军的骸骨和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让人永远无法淡忘。1942年2月，海南琼山人骆书猷和十万远征军一起登上战车，向西进发，踏上了缅甸的土地，由此开始了九死一生的远征军抗战。1995年，《海口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收录了由骆书猷口述、吴坤仁整理的《中国远征军官兵利剑怒斩倭魔 野人山英雄儿女血战遗尸累万》一文，详细披露骆书猷赴缅北野人山作战的亲身经历。值此纪念远征军出征70周年之际，海南周刊特摘登此文，以此向那些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战老兵们致敬。



骆书猷（前排右二）和黄埔校友合影。



一九四二年春，待命出发的中国远征军。

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略者偷袭珍珠港，横扫东南亚。12月23日，日寇出动54架飞机空袭缅甸仰光，炸毁码头，城市瘫痪，交通中断，其目的是侵占滇缅公路，掐断中国抗日的国际援助通道。12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军事同盟。重庆军事委员会为此组建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诞生的。

在保卫滇缅公路的战斗中，盟国都大力支持。当时仰光港十分繁忙，出出入入的巨轮有悬挂星条美国旗的，有悬挂镰刀斧头苏联旗和米字英国旗的。盟国援助中国的抗日作战物资源源不断从仰光港上岸，各种军火作战物资堆积如山，这些军用品将由滇缅公路运往云南。

1942年2月16日，仰光告急！中国政府应英军的请求，派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的远征军编制有：军直属队、第200师、新22师、第96师等（以上三个师原属的第5军、第6军和66军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1942年2月25日，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当时远征军中有不少海南籍官兵，时年27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的骆书猷就是其中一员。

高唱战歌光荣出征

骆书猷对出征的时刻记得很清楚。他说，出征这一天，春光明媚，喜气洋洋。空中有盟国飞机掩护，地上有我们上千辆各式的卡车、坦克车、炮车、弹药车、步兵输送车、通讯设备车、载重车，还有从缅甸赶来协助运兵的英国红头大卡车……徐徐通过大道。“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再也不能任人摆布，受人欺侮了”，“成吉思汗的中国兵又出国了”，这是夹道欢迎的老百姓对远征军无限的爱戴与鼓舞。远征军进军中，各族民众闻风而至，围拢在公路两旁，他们按自己的风俗，在路上摆香案，垒祭台，保佑官兵们的平安，预祝胜利凯旋。前进中的军车一停，各族男女老少，蜂拥而上，有的敬米酒，有的敬山茶，递香烟，犒劳官兵，沿途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欢腾雀跃；高楼建筑物挂起了热烈欢送远征军出国入缅作战与抗日斗争的大小标语。矗立在畹町桥（中缅界河桥）头的蒋介石巨幅油画影像，画像下写着“驱除倭寇，收复缅甸”二行醒目的大字。这一天，远征军的官兵们全部装备了美国援助的新式武装，个个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坐在战车上放声高唱远征军战歌：

枪，在我们身上，
血，在我们胸膛。
到缅甸去吧，
走上国际的战场。

官兵们雄赳赳地唱着，一队接一队，冲上畹町河木桥，喝过了当地民众献上的最后一杯壮行酒……离开了可爱的祖国，开进美丽神奇的缅甸土地，军车风驰电掣，全速南进。农村、良田、古树、佛寺排列在道路两旁，一闪掠过；进入繁华市镇时，穿着花花绿绿美丽服装的当地华侨男女挥动着小彩旗，夹道欢迎。一束束鲜花、一盒盒香烟、一包包糖果，像雨点般落在战车上。我们不断听到有人用中国话喊：“欢迎中国远征军”、“中缅两国友好”的口号声，缅甸歌、中国歌融汇在一起……

骆书猷一边口述，一边爱国激情难禁，脸上挂着两行热泪。他说，出国的这天，是他毕生难忘的一天。

没有墓碑的野人山

1942年3月，远征军进入缅甸野人山，山里气温很高（缅甸夏季气温高达摄氏41~42度），到处都是丛林，四周被原始森林包围，夜间一片漆黑，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风声与雨声。因为原始森林中高耸的树木遮断了山上的天空，白天也看不到阳光。野人山有“野人”（土著），他们用树枝在丛林中搭起简易的房子。远征军进驻时，缺食缺水，“野人”都热情支持。野人山还有象、猿猴、老虎、狗熊、野牛、山猪、巨蟒等凶兽，常出伤人。蚊子特别大；蚂蝗在水中、地上、草叶上、树顶上都有；蝙蝠、蚂蚁也戕害人。蚂蚁群搬泥土很厉害，如果有重伤员躺在地上，庞大的蚂蚁群可以在一个夜间搬来泥土将其埋没。野人山像一魔鬼，战争之残酷，自然界死亡的恐怖，使人心惊胆寒。

远征军的官兵们进入野人山后，互助互爱，亲如兄弟姐妹。行军途中部队为了保持战斗力，身强力壮的走在前面，老弱病残者走在后面，有人掉了队，也有人栽倒。路边常发现倒毙浮肿的战士尸体。到了7月中旬，野人山已经吞噬了我们不少的兄弟。为杜聿明抬担架的战士已死去了5人。在野人山缺粮、缺水、饥饿、疾病的压力下，日军的包围，失去盟军的援助，新22师在缅甸转战二个月，共伤亡2000人，而在野人山上没有作过一次战斗就损失4000余人。最惨的是女兵，进山时45人，出山后幸存者仅4人。新22师65团步兵连200人进山，只剩下骆书猷与兄弟们7人。

野人山出入是不容易的。丛林中很难辨别方向，故战士在大树上刻上记号，作为指引前进入出的标志。在野人山上，在被敌人困围的生活中，没有人开小差，中国远征军是一支高度统一的部队，是目标一致、步伐一律、休戚与共，纪律性很强的部队。

在日军围困的两个多月中，官兵们食

的是树根、树皮、香蕉叶、野菜、蝗虫、蜘蛛、蜗牛、蚯蚓、沟鱼、老鼠、蛇及野生小动物，喝的是山沟里的污水……丛林遮断了天空，盟机空运弹药、食品无法空投，飞机的引擎声从远到近，又逐渐消逝，战士们时喜时忧。电讯、通信也失去联系三个月左右，重庆、云南的电波听不到了。这艰苦的环境下与敌作战，伤亡惨重。远征军第200师齐装满员共12000余人，过了两个多月，只剩下数千。多少弟兄们躺在缅北的战场，再也不能站起来。他们有的还睁开眼睛，遥望着祖国的云南；有的还想到妻子儿女、父母双亲……野人山成为一座没有墓碑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巨大坟墓。

野人山虽然给战士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却不能挫伤远征军的战斗毅力。3月19日，日军第55师团112联队，500余名日寇，驾着摩托车由南向北，骄横狂妄地冲上大桥时，被远征军第200师警戒部队猛烈扫射，迫击炮、手榴弹连续爆炸，日寇留下多具尸体与轻型战车数辆，拥塞在南岸公路上，日寇残敌拼命往丛林中逃遁。

一天夜间，远征军与日敌浴血激战，在这片茂密的灌木和草莽中，七横八竖，躺着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远征军第200师599团、600团各自只剩下了一个营，599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都阵亡。5月，师长戴安澜在同古突围作战中也阵亡，时年38岁。部队自制了一副棺材，安放师长遗体火化，将骨灰盛在盒中运回中国。回到中国后，部队买了一口棺木，把骨灰盒一起放进棺材，重新装殓。官兵护送灵柩回昆明路过安宁县时，在一家华侨住所停留，那位七十高龄的华侨，见棺木不见人，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不胜悲痛。他献出了为自己百年之备的寿木，将师长遗骸的那口小棺，装入楠木大棺成殓。戴安澜的灵柩途经昆明等地，运抵广西全州，在第200师发祥地安葬，其灵柩所到的地方，老百姓纷纷致哀，并备素烛、鲜花、执紼，人人都流泪。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了挽词，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也撰写了挽诗，遥祭壮士英魂。

血战到底终见胜利

骆书猷回忆说，在野人山的战斗中，他与兄弟们在这里大小战斗约有200余次，自己负伤比较严重的有三处：一是面部的头盖骨中间（即印堂），被榴弹爆炸弹片嵌入头骨与皮肤之间，鲜血淋漓；二是腹部被子弹穿入；三是右腿中部子弹穿破，伤势严重，已失去知觉，生命危险之际，获盟（美）机空运到野战医院抢救，才保住生命。

野人山的原始丛林，遮天盖地，盟机怎能空运补给物资与抢救空伤伤员？骆书猷说，当时部队派遣了机械部队砍伐森林，开辟矿地300公尺，建立了个简易的作战机场，给空运物资、急救运输伤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骆书猷说，远征军三个军共有3万余人饿死与病死在缅北丛林中，伤亡过半。中华优秀儿女白骨遗在异国，大炮、卡车、弹药损失殆尽，大批战略物资化为乌有！但这场战斗保卫了滇缅公路，为缅甸的收复和中印公路的开通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捍卫与巩固我国抗日战区与盟国的联系，免除腹背受敌之危。当年为争夺道路、争夺生存而进行的这场血火之战，结果以日军的覆灭，中国远征军的胜利而告终。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骆书猷作为二战的幸存者，光荣地回到祖国的怀抱，随部队被空运到南京参加日敌降伏仪式。